

郁達夫與王映霞

孫百剛 著

風雨茅廬伉儷記

郁達夫與王映霞

孫百剛著

三 版 本

香港宏業書局出版

版權所有 • 翻印必究
一九七八年七月三版

郁達夫與王映霞

孫百剛著

香港宏業書局出版

香港干諾道西 179-180 號六樓A座

THE WON YIT BOOK CO.

Block 'A' 5th Fl. 179-180 Connaught Rd. W.,

Hong Kong

大千印刷公司承印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編者的話

名作家郁達夫先生與他夫人「杭州名美人」王映霞女士的初期熱戀，當年文壇上傳為佳話。郁達夫先生在「日記九種」中，也大膽地自我暴露了他對王映霞女士的苦苦追求，若痴若狂。當「日記九種」一出版，它就磁石似的不知吸引了多少青年男女，大家都把它視為戀愛寶鑑。無可否認的，郁達夫先生對王映霞女士顯然是一見鍾情，互相之間的了解是不夠深刻的。他倆結婚之後，終於發生了愛情糾紛，鬧得滿城風雨，轟動文壇，其中曲折，無論識與不識的，都想獲知究竟。雖然郁達夫先生曾經發表過一篇「哀感頑豔的『毀家詩紀』」，而王映霞女士也針對它發表了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和「請看事實」兩封公開信，但其中難免無片面之辭，糾紛的真象究竟如何，多少年來一直缺乏真實描述。孫百剛先生是郁達夫先生和王映霞女士的舊友，而且郁、王兩人的相識，便是在孫先生的家裏，所以他對郁、王的初期熱戀，以及他倆的個性、家庭情況，知之甚詳。在

十餘年前，孫先生曾寫過一篇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（又名：「風雨茅廬伉儷記」），真實地描述了郁、王兩人的戀愛經過和婚後生活，但一直未曾發表。最近，孫先生才把這篇文章發表在香港報章上，連載月餘，深受廣大讀者歡迎。現在我們徵得孫先生同意，把它印成單行本，發行海外，使海外欲知郁、王兩人關係的人們也能讀到這篇珍貴的文章。

此外，我們還準備將郁達夫先生的「日記九種」、「毀家詩紀」和王映霞女士的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、「精看事實」編成集子出版，作為本書的姐妹篇，以供讀者們互相參證。

編者

目錄

前	言	一
一	永嘉邂逅	四
二	尙賢坊中	一二
三	一見傾心	一五
四	逆耳之言	二六
五	別後重逢	三三
六	嘉禾里中	四三
七	風雨茅廬	五二
八	談言竟中	六〇
九	富陽之夜	六六
十	兩個關鍵	七二

前言

自從達夫失蹤，映霞結婚後，海內人士，識與不識，莫不紛紛談論，表示惋惜，寄予同情。友人中或有知道我和達夫、映霞兩人的關係的，都希望我記此一段因緣，留作文壇佳話。然我以多年宿疾纏身，養痾僻地，衰頹疲憊，執筆無心。當時總還希望達夫猶在人間，或許有亂後重逢，驚喜交集的一天。和他剪燭西窗，尊酒細論，暢談一番十多年離亂中悲劇經過，毀家曲折。我這種縹緲的希望直到前年胡愈之發表了那篇「郁達夫的失蹤和流亡」後，才知道達夫猶在人間的希望，已經毀滅。他的命運竟會顛沛惡劣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，成了古今中外一切傳奇中最淒慘的悲劇的主角。這莫非達夫自造的孽障嗎，抑是造化的播弄嗎？不想則已，一想起來，屋梁月冷，不禁潛然淚下，那裏還有振筆構思的心情？一方面還希望十多年不見的映霞，或有晤面的機會，可以細細地聽她訴說委曲。我想，人是感情的動物，更何況是十二年的夫婦，縱令達夫生前如何

虐待她、如何陵辱她，聽到達夫的結局如斯，總也有無限根觸吧。他方面還希望遇見和達夫一起在南洋流亡的沈茲九母女，也可以探得一些達夫在流亡中的生活實況，以及他遇難的前因後果，不料人事牽纏，機緣難得，在我這種杜門謝客、隔絕人寰的環境下固然遇不到映霞，更會不着茲九母女。不但碰不着他們，且因郵遞的麻煩，連報章雜誌之類，也不易入手，一切資料無法尋閱。還有達夫歷年寫給我的信札等件，多在杭寓紛失。因此種種，老是提不起寫文章的興趣。

近來因偶然的機會，來了一位二十年不見的老友，秋雨窗前，促膝話舊，一談數日，娓娓不休。有一次，談到了達夫和映霞。他知道我和達夫是差不多三十年的老友，我和映霞的認識也有二十多年的時間。達夫遇到映霞，最初即在我處。關於郁、王兩人初期熱戀，知之最審，對於兩人的個性家庭，亦比較熟悉。他認為只要在不妨礙我目前健康的限度內，何妨鼓起勇氣，記此一段史實，留待他年印證。我經他一番熱心慫恿，倒也覺得義不容辭，引動了我的筆興。想憑一點點衰弱的記憶力，將當年種種依稀事蹟，拉雜道來，頗有白頭宮女，閒話玄宗之概。

以下各段所記，全係我個人當年和映霞、達夫兩人過從的事實。篇中盡量避免述及其他人物，惟因行文之便，不得不連帶述及者，概用真實姓名，以存其真，並不加任何

稱謂，以示一律。除少數與達夫直接有關的人物外，不多費筆墨，以節省篇幅。

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。

一 永嘉邂逅

這是一九二六年下半年，正是革命高潮，澎湃南中，中國的歷史行將展開新頁的時期。我應老同學金嶸軒之約，到省立溫州高中擔任教課。其時，結婚不久的我，攜着現在算來已經死去了二十年的亡妻掌華，在溫州城內府學巷賃屋住下。預備在這山明水秀、氣候溫和的江城中，滯留相當時期，一面教書，一面讀幾部願意讀的書，再着手譯幾冊心愛的英國小說。

我雖則不住宿在校中，但爲便利讀書及工作計，在教員宿舍中，我也佔有一間。平常在上下課之間可以去休息一刻，抽煙喝茶。遇着空班的時候，常有同學來閒談問難，也有同事來聊天解悶。每逢學期開始時，一般人的談話往往注意到本學期的新同事。如某科教師換了，新來的是怎樣的人，是何人介紹來等等。尤其那時候女教師有若鳳毛麟角，倘使有新來的附小女教員，當然更能引起人們的熱心注意。開學後不到幾日，我是差不多已由新教員變成老教員。因爲我雖是新入，但自校長以下，非同學即老友，大家

確已廝混得爛熟了。其時我已聽說本學期附小方面，從杭州新請來兩位年輕女教員：一位是杭州人，一位是寧波人。我也不過聽過算數，並未去打聽這兩位新人物的情形。其後又知道一位杭州人是王小姐，一位寧波人是孫小姐。

記得在雙十節前後的一天上午，我正在房裏讀書，突然有一位說杭州口音的小姐，嫣然站在門口向我說話：

「此地是孫百剛先生的房間嗎？」房門本來開着，因為常有學生要進來的。

「是的，請進來。請問貴姓？」其時還沒有女生，我的下意識似乎猜中她就是附小的王小姐，但還是這樣問了。

「我是王映霞，我是在後面附小的。」

「唔！原來是王小姐，請坐請坐！」我一邊站起來招呼，一邊移攏椅子靠近寫字檯旁。

「孫先生！不要客氣！我曉得你也是本學期新來的，又是杭州同鄉，還聽說孫師母也同在溫州。」

「是的，內人也在這裏。我們住在府學巷，王小姐空時請過來耍子。是府學巷十二號門牌，就在道尹公署斜對面。」

「謝謝！改天還要去拜訪孫師母。」

「王小姐！你杭州府上住在那裏，老太爺的台甫是那兩個字？」

「舍間住在金剛寺巷，家嚴已經故世了，家祖父就是王二南。」

「啊！原來是二南老伯的令孫女。二南老伯是和家嚴是朋友，我們可說是通家世好了。」

「那末我要叫孫先生老伯了。」她笑容可掬，露出憨態地說。

「不敢不敢。」我也笑着說。

在將近半小時的談話中，我知道她是那一年暑假畢業於杭州橫河橋女中的。她校中的先生我有不少熟人，順便談到很多朋友的事情。她的亭亭的身材、健康的姿態、犀利的談鋒、對人一見就熟絡的面龐、見着男子沒有那一種忸怩作態的小家派頭，處處都表示出是一位聰明伶俐的女孩。尤其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一張比較大一些而帶有嫵媚的曲線的嘴唇，更給人以輕鬆愉快的印象。

從這次初會面後，隔了幾天我就偕同掌華到附小去回看映霞。她和那位年紀比她稍長一兩歲的寧波孫小姐同住一個房間。她倆是在杭州同班畢業的同學。房間佈置完全是女學生排場。兩張單人牀上鋪着潔白藍花的褥單，摺成四方形的棉被斜擺在牀的一頭。

房間當中是對擺的兩張三厘桌，作爲他倆的寫字檯。上面攤着白檯布，放着幾本東方雜誌、小說月報之類的零雜書。其他各處的陳設，也楚楚有致。這一間她倆的臥室兼書房，雖說不上怎樣窗明几淨，就大體而論，也夠得上整齊清潔。

我們坐下後，胡亂地閒談了一陣，臨走時掌華說：

「請孫小姐王小姐在本星期日到舍間便飯，要子一天好嗎？」

「吃飯不必客氣。我們在本星期日下午到府上來拜訪。」她倆客氣着。

這樣彼此來往了幾次後，三位年齡相若的女孩子搞得很熟了。尤其映霞和掌華，都是自小生長杭州，未曾出過遠門。溫州人的言語又是那麼佻屈聳牙，她們當然不可能常和本地人來往，因此過從更密。起初還是約好休假日去遊山玩水，或是在家中打打小牌。到後來即使不是放假日，映霞也會一個人跑來，談上半天或半夜回去。偶爾大家興致好，打牌打遲了，竟索興不回附小去，到第二天「天光」（溫州人稱早晨爲天光）才回去。記得其時常來我處玩的，有溫中同事朱少卿、林本橋、劉叔琴、杜天慶諸人。

革命的風浪一天天緊起來，小小的江城在大時代的激盪中，自然也免不了潮流的簸動。大約在陽曆十二月間，傳說福建的軍閥周蔭人隊伍或將北竄，經福鼎、過平陽，到永嘉來。像古井一般的永嘉人心，經不起幾天的謠傳，人們都浮動起來了。由上海、杭州

來的消息，也都顯現出新時代的將快來臨。我們的學校在風聲鶴唳中，提早放了寒假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家中和掌華計劃着，還是留溫、還是返杭、還是赴滬的時候，映霞和孫小姐兩人突然跑來，沒有平時那種嘻嘻笑笑、跳跳蹦蹦的神氣。

「孫先生！怎麼辦好呢？附小昨日已經停課了。我們最遲明天非搬出學校不可。我想回杭州去，但是到上海的船票，剛剛我和孫到輪船公司去買過，據說連下星期的票子已經定滿了。我們只好登記着，不知要幾時才輪得到呢。孫先生！你想怎麼辦？你和孫師母預備怎樣？」映霞也失去了平時輕鬆的態度，氣急喘喘地說着。

「我們也正在舉棋莫定，遲疑不決中。校長金先生認為溫州決無戰事，到明年學校仍舊可以開學，希望我留在此地過年。同時，爲節省我們開支，邀我們住到他家中去。我對於溫州決無戰事一點，意思是和他相同的。不過明年學校是否可以如期開學，却不敢保險。因爲這一次的動亂，和以前奉直、齊魯等戰事性質不同，整個局面或要全盤動搖。明春學校即使可以如期開學，但嶸軒是否可以蟬聯校長，却是一個問題。因此我覺得住在他家中老等，雖是嶸軒的好意，却不是妥善的辦法。」我將這幾天和嶸軒談話的情形告訴她們。

「那末孫先生孫師母也預備到上海去了？」孫小姐插嘴問。

「但是到上海去的船票，確是發生問題。本星期內是無論如何走不了的。」我說。
「那末怎麼辦呢？」映霞有點發急了。

「剛才我到對面去看過道尹張冷僧，他對我說：一時周蔭人的兵還不會到，局勢如果到真正緊急時，他那裏一定知道的。他關照我一切都準備好，到最後他和太太走的時候，他會來招呼我一起走的。和他同走，艙位是絕無問題的。這點小事，他是地方上最高長官，無論如何總有辦法的。」我確是在那天上午去看過張冷僧，他是我的父執輩，我到溫州來後，不時到他衙門裏去閒談的。

當時映霞她們聽了我的說話，非常開心。映霞就說：「那末我們準備跟孫先生孫師母同走，你們幾時走，我們也幾時走。你得預先去對張道尹說定，要留四個人的艙位才行。」映霞說了後，又敲釘鑲腳地補上一句：「我和孫在此處人地生疏，萬一將來你們倒瞞着我們，溜之大吉，這不是生意經。」她有點恢復平時開玩笑的口吻了。

「放心放心！我們一定和你們同走。」掌華很同情地對她倆說。

「不行不行，我還是不放心。我想最好的辦法，我和孫明天就搬到此地來住。我們兩人睡地鋪好了，反正從後天起，學校裏伙食也不開了，我們非搬走不可，教我們搬到那裏去呢？」映霞半玩笑半認真地說。

「好的好的，現在是逃難時候，也顧不得許多，不嫌怠慢，大家胡亂擠幾天再說。」掌華當然只好這樣表示歡迎之意。

「這樣我才放心，否則，慌慌亂亂你們倒跟什麼張道尹李道尹跑掉了，教我們如何辦呢？不是要流落在溫州做難民嗎？」映霞已經完全沒有來時那種憂鬱的樣子了。

在映霞她們搬來後的第四、五天上，這時候已經是陽曆十二月中旬了。有一天的上午，道尹公署送來一封信，說明天「天光」新江天輪船開往海門，這是最後開出永嘉的一艘船，此後暫時沒有輪船開來了，所以必須在今天夜飯前下船。他已包好一間大餐間，要我們準時下船。

當我們一行四衆，拖了十多件行李，乘着黃包車，來到輪船碼頭的時候，已經是萬家燈火，暮色蒼茫的黃昏了。在人叢中擠上輪船一看，萬頭攢動，人聲喧囂，軋得水洩不通，無法前進。我一邊要照顧掌華她們三個人，一邊要留心招呼十多件箱籠鋪蓋。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找到一位船上的茶房，告訴他：我們是道尹公署預定好的大餐間的客人。碰巧，他正是大餐間裏的茶房，由他一力招呼，喊破喉嚨，好容易在人叢中打開一條通路，我們一男三女像衝鋒陷陣似的，衝進上艙面的大餐間，弄得滿身大汗，氣急喘喘。

走進大餐間一看，已經有十多位女眷亂哄哄地先在那裏了。冷僧和他太太還沒有到。這批女眷都是道尹公署職員的家屬，我一看全不認識，正在有點皇窘的時候，一位冷僧手下辦庶務的人，他似乎認識我的，跑過來對我很有禮貌地說：

「這位是孫百剛先生嗎？道尹吩咐我在這裏招呼大家的。今天光是女眷小孩，一共有十五六位之多，這間大餐間只好全部讓給她們住。我們男的，已經和船上辦好交涉，另外勻兩間房艙給我們擠一擠。好在今晚不算，只有明天一夜工夫，後天早晨就到海門了。」

我一邊向他道謝，一邊招呼掌華她們堆疊行李。隨後就和這位庶務先生再擠到房艙中去休息。原來船上凡是空隙之處，無不爲旅客所佔據，即使扶梯踏步上，也不在例外。我耽憂着是否會超過載重量而發生意外。

這一晚，人聲嘈雜，心意繁亂，幾乎未曾入睡。侵晨，輪船起碇，四周清靜下來，總算胡亂睡了一瞇。這天下午，風浪開始大起來，船身簸動得相當厲害。我只得仰臥在鋪位上，讓身子平躺着，儘它左搖右盪，上升下沉。聽到旁人的嘔吐聲，心中也覺得有點泛濛濛。我懸念着在大餐間中的掌華她們，一定是受不住了。

翌晨，船抵海門。大家亂哄哄地忙着整理雜物。這時，那位庶務先生跑來對我說：「孫先生！昨天風浪實在太大了。你本事不壞，倒還撐得住。孫太太和另外一位小姐吐